

# 淮海大戰

海

濱

戰



4

第三野戰軍政治部編審  
華新書局隨軍分店印行



# 一支民工隊

曉 說

「部隊打到那裏，糧食送到那裏！」這個戰鬥號召，成了一支民工隊熱烈的行勳。部隊像箭一樣的前進，他們像箭一樣的緊跟。

## 渡 河

不老河的水嘩嘩的流着，叫出了寒冷的聲音。在第二天的夜裏，這條四、五丈寬的河流，出現在民工們的面前。

前面傳來急促的口令。民工們毫不怠慢的脫下了鞋子、襪子，捲起了棉褲腿等待着。指導員張長貴先下河試水，後邊的民工卻都等不得急急的催促着：「迂騰啥？快點過吧！可不要誤了事啊！」

張指導員找好水淺的地方，下着命令：「開始過吧！」一面領頭向前。

水冷得向肉裏鑽，但他們却毫不在意的，用了一個鐘頭的工夫，數百民工都勝利的爬上了對岸。他們驕傲的說：「自己管自己辦事，連兩不能克服的困難，再大的河水也阻不住咱。」

第三天的夜裏，他們開到徐州西南某地露營了。民工們都堅決的執行了命令，豎起車子，打開背包，就在車旁睡倒了。他們沒有一個睡得着，都就心着自己的任務，互相低聲的噓着：

「現在怎麼宿營啦？不要誤了部隊的供給嗎？再向前趕不行嗎！」

「我也這樣想，『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咱現在還掉在部隊的後邊，早些送到多好呢！」冷風呼呼的吹着，透過了民工們的棉被，但他們所想的不是寒冷，而是怎樣更快的把糧食送到自己的部隊去。

月兒下山了。

「徐州逃跑的蔣匪成了網中的魚，被咱解放大軍層層包圍，已消滅三萬啦！同志們，趕快起身行動吧！」張指導員使勁的向大夥報告勝利消息，發出急行軍的命令。原來我們和上面失了聯系剛剛打通，馬上又接受了命令。大夥都興奮得跳起來，只用五分鐘的工夫，又繼續前進了。

### 堅 持

連續的急行軍，已經是第七天了。二連四十多歲的老李腳底上磨滿了水泡，他就拋掉鞋子，光穿着襪子走了三天三夜。指導員發覺後，拉着他的車絆說：「咱換你推會兒，你在後邊慢慢的走吧！」

「不！指導員，不吃苦中苦，幸福那能來，俺不累，你去換小王吧！他年輕，肩膀沒經考驗過。」老李拉開他的手向前推去。

「你說的不是！咱已磨老練了，一點也不疼，不信，咱倆來個競賽吧？」小王不服氣的向老李挑戰着，馬上推起四百二十斤重的車子，呼呼的跑在頭裏。老李也緊緊的跟着他。

「指導員！我看你還是替換老張吧！他昨晚嘔了三次！」小王說。

「你不要嚕嗦這些事了，俺好啦！快走吧，指導員你可不要聽他的！」張四邁着大步，還是怪強幹。

「好，你們都做英雄都立功吧！」指導員鼓勵着大家，又跑到前面領隊去了。

### 見 面

行軍的第八天，民工們追上前綫部隊了。一見面就像親兄弟一樣，握着手，互相打着招呼：「蔣匪像一羣偷油吃的老鼠，都掉在咱的大缸裏了，俺們向你們保證，要把逃敵堅決澈底消滅掉！」

「主力老大哥！替咱除害，咱也保證一定按時把糧食送到前方來！」

一陣熱乎的談話後，指導員馬上集合起全體民工，點交了糧食，歇也沒有歇掉轉過車頭說：「老大哥！再見了，俺得馬上回去趕運第二趟！」

## 一個軍糧站

楊哲

一切爲着把軍糧及時送上淮海前線。

這裏牲口、大車、男人們、女人們都在忙着繳米、收米、運糧、裝袋、縫袋……，六天來四萬五千斤米收下來又發出去，九百餘米袋都是從一條一條的布剛縫起來。這是鄉社區的發糧站——朱家樓莊的西北角。

開始，軍委會全體同志都沒有經驗，面臨着這樣緊迫、艱巨的嚴重任務，有些忙亂；由於每個同志的積極負責，差不多每晚檢討研究，逐漸改進走向正規。婦女縫袋子開始也有些亂，縫一袋，在地下翻一道肥兒，最後就與總袋子數不符，沒法算賬。運委會就用布帶製成大小兩種鐵子，改用發鐵子辦法，按條給資。裝袋民工，狂亂縫的一袋，即給誰一條錢，到十袋，用一條大的，換回十條小的，晚上按鐵算賬。撕袋子的趙連志同志，因布的寬度不一，每條袋子五方尺半的面積，需各種不同的長度，很不方便，經不斷的想法改進，由每個鐘頭撕五百尺提高到兩千方尺。全發糧站的工作像一部機器在轉動，並時刻在改進着。

由於任務的緊迫，開始對民工的動員是帶點強迫命令的，忽視了對民工的政治教育，經檢討後，建立了對民工的教育制度，並又佈置押車的同志在路上隨時對民工進行教育。民工經教育後

、痛痛逐漸提高了。縫紉組有的由過去單純的臘錢團結，認識到縫紉米袋也是與前綫勝利聯系着的。組長丁玉蘭見袋子開了縫，即自動的去縫補。

糧庫主任楊文斗同志，是個辦事非常精細的老頭子。他領導的收米組，每天晚上就把收米、發軍數字、裝袋、縫袋、運糧……的工資糧總結起來，統計在他的日記本上。一次送了半斤糧食的賬，便把各村花賬和收據存根對照着算，算到過半夜，直到把存根上少寫半斤的原因找出來才罷。

那位老頭子對每一粒軍糧，如戰士愛護一顆子彈一樣的珍惜。運糧的第二天晚上，他發穀子回來，覺得腳底下彌漣漣的響，摸了摸是撒下的米，他立即用掃帚掃起來。發到第六天晚上，已掃了三口袋。他檢討說：「撒下的米竊後雖沒有多少坵粒，可是沒有上碾子碾，就擱在大堆上一塊發出去，是對不住在前方拚命流血的老同志們！」他準備把三口袋米再上碾子碾了，用扇車打打好再發出去。

區長劉玉山同志，平素就對糧食挺負責。這次領導上對袋子的供給不夠及時，眼看就要中止發米，有些麻袋他拿起看看，又裝裝試試，很稀，漏米，自責自語道：「有戰爭觀念，也得有羣衆觀念，糟踏了糧食怎樣向羣衆說！」急的他直蹣跚，情急智生，馬上下通知，一面發動羣衆做袋子，一面搜集舊袋子，堅持沒有用破舊的麻袋。

朱家鎮的西北角，有幾條路，他們每個人的行動和意志，和前進的勝利融匯在一起。

## 送軍鞋

于靜遠

膠南縣民工大隊在集合起來之後，接受的任務是送鞋子××雙，到×地卸載，太陽偏西了，倉庫的門前，就擁擠了一輛輛的木輪小車。

李清心編在一中隊三分隊三小隊裏，車子推在較遠的地方，他眼看着一個帶包一個帶包裝在車上，接着又「吱吱嘎嘎」「吱吱嘎嘎」的推上大路，一小隊、二小隊走光之後，輪到他們了。但是因爲帶包不夠，只剩了一堆堆的散鞋了，這就增加了他的思想負擔：「眼看天就要黑了，這樣細不結實的話，掉上一個一雙半雙的，我怎樣負責呵？再說真掉了即使個人掏腰包賠上，那也不算圓滿的完成任務呵！」

當倉庫負責人喊了一聲：「一百六十雙，細着走吧。」李清心便一方面小心的查點，一方面和其他同志五花大綁的紮了個結實。

夜幕拉了開來，除小車上隔斷着的燈光而外，再無其他的光亮了。李清心推着小車不斷地騰出一隻手來摸一摸這邊的鞋子，轉眼又摸摸那邊的小車不停的「吱吱嘎嘎」「吱吱嘎嘎」地響。

「媽的！×樣的車，要是不怪叫的話，掉了鞋也可以聽見呵。」他聾了口唾沫，對小車又抱怨起來。



「你哇啦什麼？」拉車的宋連克，透過一口氣來發問。

「老宋，高低想個辦法，不叫他三尺陽子掛着二尺半。」他又心平氣和了。

因為連續的行軍，一點多餘的時間也沒有，所以老李，老宋的心事也就連續了八九天。昨天，到達×地不久，小隊長就傳達了，要休整一兩天再到前方。

一夜也沒有睡好，辦法是想了一些，但是遠水救不得近火。「弄兩條麻袋裝起來多好！但是麻袋在那裏呢？」「多加幾道繩！也不妥當，這幾天已加了不少了。」在磕了第四袋烟灰後，宋連克他呼的一聲爬了起來，擦了一把「既零當」。

「不調，爬起來幹什麼？」

「你起來幹什麼？」

老宋掏出了小烟袋，嘴裏鼻孔裏冒着裊裊的青煙。他們賊賊啞啞的咬了一會耳朵，起身走了，迎着初出的朝陽，踏着輕快的脚步。李清心向一個早起的老大爺，用二百元錢買了一綑高粱楷，宋連克轉眼從野外割了一紮「葛條」回來，兩個人就在天井裏打起箔簾來，嘴角掛着微笑，爲這獨出心裁的辦法而歡喜着。

全小隊的同志們都起來了，不一會，這個辦法傳播了全隊。

「在那裡弄的秫秸？」

「買的呀！」

「錢呢？」

「自己掏腰哇，這雖然是公家的東西，但是咱們總看作比自己的還要緊。」李清心似乎是在

作救濟動員。

「我費了花了一百元，二百元就能保險完成任務！」宋連克得意的不得了。

一轉眼李朋友、宋越雲也拖了統楷回來。宋學茂提了一捆葛條，手裏還拿着一把鐵刀。忙忙活活的照樣做起來了。

接着，全分隊中，沒有帶包的鞋細，都學習了這個辦法，忙着買統楷、割葛條，也打起活來。來包裝軍鞋了。

# 雪天送米

前線分社

爲了前綫的勝利，宿遷大興區運輸大隊二千九百餘輛小車，在四百里長途行軍運輸中，不顧風雪寒冷，不顧道路泥濘，把九萬餘斤大米運到了津浦路西淮海前綫。

十二月廿三日晚，大隊從×橋西進時，刺骨的寒風夾着雪花刮來，頭難抬，眼難睜，腳底又滑。大家緊縮着脖子，一個個緊跟着前進。民工余成高咬緊牙關用勁推，雪水和汗水浸透了他的破棉褲。患濕熱眼的劉秀生，一顆淚珠「撲地」糊了他的眼，心裏一急，腳一滑，連人帶車跌到二尺多高的壕下，李中隊長忙把他拉起來，他又推着走了。

二十四日，在涉過六丈多寬的張灣河時，民工李齋子又累又凍，忽然腿部麻木，跌在一尺多深的淤泥裏，休息一下，一鼓勁又爬起來推上了路，魏洛堂組五輛車子陷在泥裏，五個人連拉帶拉，向着前線繼續前進。

二十五日中午三時餘輛小車，經過一坳多碎石山路，全隊三分之一的人赤腳走着，許多人胸破脚流了血，他們還是向前。徒涉十六里的兩個大灘，泥水漫過車身，拔掉了鞋子，赤腳走的增加了三分之二，刺破了的腳在冰凍的路上更加難走，這天大家又抬又扛，走了一天。廿六日下午，又過一道丈餘寬的旱河，河底淤泥更深，空身人陷進去也難爬上來，每輛小車至少需四人前

後左右扶着才能過河，大家化了一夜帶半天時間才通過。

當運到接收站還有十里路時，前方部隊接到消息，連夜派數百名常備民工來迎接，幫推幫拉。至×莊時，戰士們立即引火給運米民工們烘，幫助找房找鍋，有的讓出自己的房子，某部並贈送大米給民工們做飯。

二十七日民工們終於把大米送到了四百里外的前綫。在離敵人僅八里的戰地上，部隊同志吃到了噴香的大米飯，笑嘻嘻的趕來慰問，傳告勝利消息，戰士們拍着胸說：「我們保證把敵人全部消滅！讓大家過勝利年！」有的就自動獻出鞋子給赤脚的民工穿。

民工們完成了任務，與部隊分別時，部隊同志紛紛寫信鼓勵民工：再功上加功。

# 湖上風光

孫子健

從××到××的航路上，日夜不停的，來往着運糧船隻，成千成萬的船工，熱烈參加了這個偉大的支前工作。

順風和順水行舟是很輕鬆的，但他們有時則要逆風和逆水行舟，船工們高度發揚了積極支前的熱情，不辭辛勞前進，他們唯一的希望——把糧食全部運上前方。

每當轉運站的同志們，碼頭工人們給他們迅速的裝上糧食後，你看吧！入夜，船上、岸上都燃起了燈火，一片火花在水面上跳動着。有時岸上轉運站的同志爲了早把糧食裝上船裡，忙著過磅，裝袋……從清早一直工作到下半夜兩點鐘，甚至澈夜不眠。不住宿站內的碼頭工人，他們也都從黎明即從家裏趕來裝船，直到深夜才回家去，他們的口號是：「幾時裝完幾時休息。」記者訪問了幾家船工，一個是南陽湖的馬學全，他家除老兩口和兩個孩子外，還僱着一個夥計，五十多歲終年掌舵的馬大娘熱情的說：「同志，您一來船工就有飯吃有活幹了，俺都是誠心情願自動來運軍糧的，常言說：兵馬不動，糧草先行，運糧到前線，軍隊吃飽飯，才能多打勝仗啊！」馬學全向記者訴說他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光指望販貼爛草，沒吃的沒穿的，現在解放後的日子好過了。剛完成運糧任務回來的任立榮，他把船撐到岸邊，投下鐵錨，一邊和我啦：「國民黨在這

裏時，咱船工沒飯吃，不得自由，給國家墊墊貨，國民黨『湖廣隊』就扣住身錢，淨給工資還不夠他破詐的，現在運軍糧，支援前線，是給自己幹活了，早一天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咱船工也過個好光景。」

這次參加運糧的船工，多數是過去貧苦的漁民，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後，民主政府曾貸給他們款，發救濟糧，有的並分得了地；有的參加了工會，但不久，蔣匪便佔了這些地區，從他們手裏奪去了土地，奪去了自由的日子。他們曾在長久苦難日子裏，懷念着共產黨。因此，當此次動員運糧時，他們奮勇的參加了這一行列，正如七十歲的老船工胡四洗所說的：「船工還得依靠共產黨，要不，那有個出頭的日子，這次運糧，大家都從心裏樂意，知道是給自己幹的。」

他們臨開發前，還是按照祖傳的習慣，敬上一爐香，祈禱着：「一路平安，送上軍糧支援前線，打倒蔣賊過太平年……」。他們在掌穩了舵的時候還欣然自得的高唱着：「你是燈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的歌聲數風前進。

# 人民的熱愛

前橋分社

淮海戰役中，光榮負傷的指戰員們到處受到担架民工和廣大後方羣衆的熱愛；尤其支援解放戰爭的担架民工們，爲了搶救傷員，他們冒着刺骨的寒風，又克服各種困難，給傷兵員們安全的照顧與愛護。淮陰縣民工蔣錦文，在徐州東南半山、陳樓莊戰鬥中，連續三夜轉運傷員後，第四天黎明，當敵人八輛坦克向我陣地衝鋒時，他仍四次衝上火線救下傷員。鹽阜區民工排長陳寶隨，在西梁山戰鬥轉移時，肚子劇痛，一天拉十幾次，當他在山坡旁邊發現了十三個走不動路的輕傷員，當時大隊已經走遠，他熬着肚痛，把傷員一個個背到山脚下圓溝裏以後，又翻過兩個山嶺追上大隊，動員担架跑步趕回來搶救傷員出險。這時敵人離山頂已不到一里，傷員同志望着陳寶隨痛得失色的臉，緊握着他的手，流下一顆顆的熱淚。鹽阜區沿鹽民工大隊，在接受任務前，將担架墊上軟草，鋪上自己被子，舉行實地試驗。轉運傷員時，並將自己預先買來的香煙慰問傷員。陳國思、吳中席看到還有傷員在床上抖動，立即脫下棉衣給傷員蓋上，自己穿着單衣給担架。夜行軍中要翻山越嶺，這對絕大多數連山見也沒見過的民工是艱苦的，大家一個挨着一個，摸又摸，抱自己的繩子拉牢，怕傷員傷口疼痛，他們輕腳小步，小心前進。

二連民工吳日傑，和排長趙香，在山上不小心跌了一交，腿血流了一地，但兩手仍緊握住担

架。淮海包孔龍担架小隊十二個人，每天把一千八百元菜金省下一千元給傷員買東西吃，他們吃菜時，把黃芽菜菜心都留給傷員吃，自己吃外面的老葉。

後方的羣衆也同樣熱情的愛護傷員，當傷員來到時，都讓出自己的住房，打掃乾淨，舖好床舖。宿遷、沐陽兩縣的婦女、兒童在緊緊趕磨軍糧的空隙裏，成羣結隊到醫院裏去慰問傷員，洗滌血衣，有的更自動担任招護員，在醫院裏服務。宿北興化村五十多歲的丁四嫂，日夜喂飯服侍住在家裏的十幾個重傷員，並給傷員洗滌衣服；周東學六十多歲的老母親，也同年輕人一樣親切的侍候傷員，看到傷員要吐痰，連忙把手伸到他的嘴邊說：「吐在我手上，讓我捧出去。」

新年裏，各地普遍展開慰勞傷員熱潮，沐陽縣合興鄉兒童組織秧歌隊向傷員們拜年，贈送勝利煙。千餘羣衆，更團團圍住傷員，不使透進冷風，並上演「勝利舞」、「蔣匪末路」等劇給傷員們看，祝賀傷員早日健康，重上前線。



## 熱愛傷員的許秀英

程淑

凡是從前線下來經過雪溝（新設縣，在雪風（永城）、湯陽之間）丹城轉運站的解放軍傷員，沒有一個不感激該區婦女聯合會幹事許秀英的。她今年三十八歲，家住在靠近轉運站的一個村莊。傷員從前方轉來時，她就提着茶壺在路旁等候傷員，給傷員喝水。她聽到重傷員呻吟時，總是親熱地去安慰，使他們減少痛苦。傷員脫下血衣和髒衣服，她很快就收集起來去洗。

她心裡想：支援前線光靠一個人不行，要大家都動起來才好。她又想：要叫別人幹，就得自己家裏人先下手。於是她先勸丈夫參加轉運站的工作，要他天一亮就為轉運站打水、燒茶、做飯，然後給傷員打掃房子，有信時送信。她丈夫聽她說得很對，就照着她說的去作，並且作得很起勁。她又把十四歲的兒子送去照顧傷員。然後她就動員全村婦女，把全村的婦女都動員起來參加了轉運站的工作。她分配的活她們都搶着去幹，連五、六十歲的老大娘也不落後。大家忙着為傷員洗衣服、做軍鞋、推軍麵，一天忙到晚。洗血衣凍僵了她們的手，大家還說：「人家在前方拚命流血，咱受點涼有啥要緊。」許秀英做什麼都以身作則走在前面，她在半天裏面洗了血衣二十多件。在她的推動下，頭一回，十幾個婦女三天洗血衣六百多件，做襪子三十多雙，第二回，十幾個婦女一天就洗血衣兩小車和一挑子。由於她這樣愛護傷員，傷員臨走時都要向她告別。識字的

人，把她的名字寫在本子上，不識字的也要把她的名字唸幾遍，牢牢地記在心裏。

許秀英這樣愛護解放軍的傷員，是因為她靠共產黨和解放軍獲得了翻身，認識了她的利益和解放軍分不開的緣故。她以前是沒有房沒有地的貧農，過了不少辛酸苦辣的日子。直到當地民主政府建立，實行減租減息時，她才參加了婦女會，向惡霸地主進行清算鬥爭。但是一九四六年秋天，解放軍西調，國民黨匪軍重來，匪軍們對過去參加過羣衆團體的勞動人民，實行趕盡殺絕政策，殺了許多無辜人民。許秀英只得領着六個幼小的孩子逃離他鄉，討飯過日子，有一次過河，她的一個孩子竟被大水淹沒了。該縣重獲解放後，今年四月她才回家。回家後，分得了十幾畝地，自己又動手開了十幾畝荒地；從此，她才開始建立起自己的家業。

許秀英對民主政府的工作，一貫是積極地參加。去秋該區進行參軍運動時，她會送四十多歲的丈夫去參軍，因為丈夫老了沒臉上，她又送十六歲的兒子去參軍，又因為兒子小了也沒有臉上。許秀英急的沒辦法，終於勸她的一個親戚參加了解放軍。許秀英的丈夫是一個忠誠老實的生產能手，終日不聲不響的做活，今年秋收時，他的一畝半地砍了二十五捆高粱穗子。現在許秀英的名字在丹城區的農民中是沒有一個不知道的。

# 一條褲子

沈堅石

担運團東南大隊二中隊三分隊二小隊施志高同志，這次參加常備民工隊時只帶了兩條老布短褲和一條長褲子。

九月十一日清晨去崗田集拾傷員，一個頭部背部帶了重花的戰士到了他的一付担架上，穿着一件沾滿了血垢和污泥的褲子，「他是爲了我們老百姓的啊！」感動的施志高同志幾乎掉下淚來。

在到達某地休息時，施志高便對傷員說：「同志：你下身能動嗎？這條褲子很髒，讓我脫下來洗洗吧！」傷員同志不好意思地說：「太對不起你們了，你們爲了抬我，流了多少汗很辛苦。」「沒有什麼關係，你爲了我們老百姓，不但流了汗，還流了血，我們抬你是應該的。」傷員還是不肯，他又說：「同志：你就是我們的親生兄弟，此刻正好休息，請放心，我一定輕輕替你弄，決不給你花口多受一點痛疼。」在幾次勸說後，終於得到了傷員同志的允許，他就緊張地從自己背包裏，拿出了一件已經兩個多月沒有穿過的長褲子，輕輕的替傷員同志換上，隨着又拿起血褲，奔到池邊，用自己一塊小肥皂，把一條血褲洗得乾乾淨淨。

到了某部的野戰醫院，施志高看到傷員創口痛疼得很，下身一動也不能動，也就不再提起自

己的那條褲子了，只把洗淨晒乾的一條褲子放在傷員的枕頭邊：臨別時又安慰了傷員同志說：「同志安心休養，過了一個時期你就會好了。」

# 一雙棉鞋

洪帆

大清早上，滿地銀霜，冷氣刺人。張金保和另外三五個老鄉，接受了緊急任務，把幾個重傷的同志轉運到醫院去。

張金保今年四十歲了，一股勁跑下來三四里，氣喘喘的，滿頭滿腦豌豆大的汗珠子直往下滾。可是，他並不在乎，他順着眼看着担架上的傷員同志：一動也不動，黑黝黝的臉，眼角旁撮着幾條繃痕，牙齒緊緊的咬着嘴唇，他想：「這同志傷在小肚上，聽說腸子都看得見，現在哼都不哼一聲，真是鐵打的人……」他看到傷員同志被子斜蓋在一旁，兩只腳丟在被子外面，祇剩了一只鞋子，凍得鷄皮子繃繃的……張金保跑着跑着，突然的喊着在前面拾的老鄉：「夥計，停一停！」前面的人問：「幹什麼？」張金保一聲不作，彎下腰來，敏捷的脫下自己腳上的棉鞋，慢慢的，輕輕的，替傷員同志穿了起來，棉鞋面子是黑嗶嘰的，裡子是駱駝絨的，還是去年冬天分的地主的浮財，穿在傷員同志腳上不大不小，剛剛合腳。他又把被子蓋正了。傷員同志的膀子動了一動，感到了溫暖，微微的睜開眼，感激的說：「謝謝你！」

一路的霜地上，清楚的印着張金保的光腳印，連五個腳指頭都看得出來。

## 重上前線報答人民

楊 鐘

十一月二十日晚上，民工隊把我們向後方轉送。拾我們走的是山東莒南縣担架二團二營四連劉隊中的担架班。

他們輕輕地將我抬上了担架床，又用棉被給我蓋上。到了集合場，担架剛放下，劉班長即從腰內掏出一包糖對我說：「同志！吃糖吧？」我很奇怪，問他們那裏來的糖，劉班長笑嘻嘻的解釋道：「是我們同志節省下來的茶金、津貼費、及從家帶來的幾個零用錢，特爲前線下來的同志準備的一點小意思。」我不知道用什麼話來對他說，糖，我那裏好意思接受呢？我對他說：「爲人民流血是應該的，這是我們的責任，等來回（下一次的意思）再盡你們的好意吧！」他無論如何不肯，把糖塞在我的身旁。這時，副班長邱萬新同志又端來了一碗放有糖的熱茶，叫我們幾個同志快點趁熱喝下，並關心地對我們說：「夜晚要走路的，快喝下吧。」

在黑夜裏向前邁進，寒冷的北風瑟瑟地吹過來，夜很冷。劉班長就脫下自己身上的棉袍子，輕輕地蓋在老于同志身上，親熱地說：「同志！你冷吧？我把小棉襖給你蓋上！」副班長身上僅有一件小襖，他也要脫下給我蓋，我屢次拒絕才罷。

一路上，他們不時的給我披緊被子，並安慰我說：「同志！別凍着！」

只要一休息下，「同志！吸煙吧？我給你去點火！」「同志！渴吧？」到處是一片殷勤的慰問聲。我很久在腦子裡快活舒暢的想着：「人民多麼熱愛爲他們流血的戰士啊！」

到了宿營地，他們問我要不要喝茶，我心想要喝一點，但終於說出口，因爲他們太疲勞了，我說：「不用！」但不一會，一碗蒸氣騰騰的熱茶端在我的面前，我十分高興地接了過來，一看，碗內還有雞蛋及紅糖，感動得我很久說不出一句話來，想了半天，我只有說：「同志！你們待我們太好了！」這時，四圍的民工都圍着我們傷員，盪漾着一片親熱的慰問聲：「同志！你吸煙吧？」「同志！你快點喝罷！」

第二天，好幾個輕傷的同志來看我，都說：「担架同志太好了，每付担架上都有煙有糖，又拾得這樣穩當，對我們照顧得太週到了。」一個小鬼說：「我們必須安心休養，早日重上前綫來報答他們的恩情。」大家同聲答道：「對！只有早上前綫來報答人民！」

## 新區人民和解放軍

前綫分社

十一月十日夜，解放軍某部急待渡過寬二百餘米水大流急的不老河（徐州東北），追擊潰敵。南岸羣衆聞訊，迅速把各家的小船集合駛出載渡解放軍，他們不怕疲勞寒冷和敵機封鎖，一次次的把部隊送到南岸。船夫趙倉增划了一晝夜仍不肯住手，趙倉義則說：「俺們就盼同志們來，窮人好翻身。」在戰鬥中羣衆自動爲解放軍抬送傷員，密灣（宿遷西北）殲敵六十三軍時，該鎮三個老大爺深夜把解放軍傷員李慶生從戰地上搶救下來，動員莊上羣衆用木床做了付担架，又把自己的棉衣脫下來給李蓋上，迅速的抬到解放軍的包紮所。當解放軍路經豐縣碭山一帶，小僧莊一老大娘指着天說：「天該滅蔣了！」解放軍某部進抵古邳鎮（睢寧西北）時，羣衆都歡喜的擁到街上，過去曾任婦女會長的鄭大娘奔到門外，拉着解放軍的同志說：「我只要活着有一口氣，我就等着你們，你們可總來啦！」該地人民控訴蔣匪佔該地二年來從蜈蚣頭到張仁鋪巷有數百人慘遭殺戮。一直堅持鬥爭的地方幹部，現均積極領導羣衆支前。徐州東銅（山）隴（寧）縣、古邳、皂河、貓兒窩等地的男人出發抬担架，婦女兒童日夜磨麵，銅隴縣全縣每天可出自麵十五萬斤。古邳鎮幾個臨時幫助鎮長做後勤工作的羣衆還穿着單褲，他們說：「我們挨點凍不算啥，打倒國民黨反動派還愁沒棉褲穿嗎？」宿縣東十八里謝家村，村長謝明雲幫部隊工作忙了十天十



夜，眼都熬腫了。原蔣佔區各地人民均極痛恨蔣匪幫，鄉間小商販受苦更深，宿縣東二舖集的小販沈世魁聽說解放軍過來，晚上帶着帶路，幾天中自告奮勇帶了十二次。徐州解放後，羣衆到處都向解放軍同志歡欣點頭說：「咱這就過太平年了！」解放軍某部於追擊逃匪邱、李、孫兵團途中，經謝家圩（宿縣西北）時，舊甲長都出來辦公，大娘們端着家藏的鹹豆、辣椒等菜堅請同志們吃了再走。蕭縣、雪楓（永城）東南十八里一帶，人民聞聽逃匪已陷解放軍重圍，興奮的說：「那可不能再好了！」皆都奮起支前，協助捉拿散匪。在淮海戰役中新區老百姓留下了許多協助解放軍，仇恨蔣匪幫，並自動參軍的動人故事。

## 李大爺智捉六散匪

前線記者

從徐州向西南潰逃的國民黨匪軍，一路上抓人、拉驢、搶掠、燒殺、姦淫。蕭縣人民憤恨已極，朝夕盼着解放軍來幫他們報仇。

十二月三日天剛亮，該縣六區顏莊東頭走來六個跑散的匪兵，莊上的人們逃避瘟疫似的避向西莊去了。

四十五歲的李子深大爺，却不聲不響的躲在小屋裏，四週寂然無聲；只聽得一陣脚步聲自遠而來，李大爺假裝着睡熟。小門呼的一聲推開，鑽進了六個匪兵，拖住李大爺問道：「八路縣長上那去了？」李大爺一面盤算：「前兩天縣長上這來開會，是誰走漏了消息，」一面又鎮定的回答：「八路縣長到這裏來過，現在到那兒去了，俺老百姓不知道。」這時，另一個匪兵問道：「這裏八路多不多？」李大爺猜透了匪兵們的恐慌心境，他裝着秘密的樣子，湊上前去輕輕的說：「咱老百姓不會說假話，那邊住了滿滿的八路，不要說你們六支槍，就是六百支槍也不保險呀！」匪兵們嚇得互相對看着不敢吭氣。李大爺看到這個樣子，便計上心來，他裝着關心的模樣說：「你們帶着武器被八路看見不大方便，不如藏在隔壁房間裏，八路來了只說有娘兒們在裏面生病，就沒得事了。以後你們再出去。」

被嚇住了的匪兵們完全中了圈套，李大爺扛着六支槍，六枚手榴彈，一面向外走，一面還囑咐匪兵們不要說話。門輕輕關上後，他把六支槍分三處藏好，子彈、手榴彈另找一處放好。又找了一個老鄉去報告鄉政府。但等了很久，沒見有武裝來，他心裏急得要命，就壯着胆子，對關在房裏的六個匪兵大聲喊道：「俺就是八路便衣，你們要死還是要活？」匪兵被嚇得哀求饒命。這時，莊裡的人也跟着來了，全村的人們，都被這件事所興奮，鄰居們爭扛着繳來的六支大蓋槍，六個匪兵亦被生擒。

## 莊戶孩子參軍

徐永清

十一月二日，魯南泗河岸旁，有一個十九歲的莊戶孩子盛慶德，找到解放軍某部的一位同志說：「同志！我跟你們去打『中央』，你們要不要？」他沒等那位同志答話就像受人欺侮的小孩見了親人似的哭着訴說：「我父親已死去十九年了，母親在我十歲那年因家窮已改嫁了，只剩下我和兩個弟弟在離這裏三里路的姥姥（即外祖母）家裏過日子。我在十五、六歲就給自家的三叔叔扛活，年年白幹活，活少的時候還常吃氣，說：我吃着他的，穿着他的，不好好給他幹活！」說着他伸出在勞動中磨出肉釘子的雙手給解放軍同志看，並說：「你看我給他幹活的！」

歇了一會他又說：「可是，今天我心裏有了主張，這已不是解放軍沒來的那時候了，我就把穿着的單褲脫下了一條，又把棉襖的小破褂子脫下扔給他，我就走了。」當解放軍同志問他怕不怕吃苦時，他堅決的說：「吃苦！就是打仗我也不怕！」

第二天的飯後他已穿上嶄新的軍裝、新鞋，和同志們給他的單衣、新襪子，眉開眼笑的和老同志在一起了。

## 李保仁帶路殺敵

王家保

徐州逃匪一部，向西經過黃口車站南側二十多戶的大牴莊時，在該莊拉走了二十三頭牲口，捉去村民四十多人。其中有一個五十七歲的李保仁大爺，他的一頭大驢子被匪軍拉去歇砲彈，他自己也被抓去拾子彈，三天中李大爺只喝到一碗稀地瓜湯，他餓急了，遂於本月六日早上，痛心地扔了自己心愛的驢子，乘機爬過寶貝山逃出了虎口。

當他跑了四里路時，正碰上了尾敵追擊的解放軍，解放軍同志就問他：「老大爺，你要到那去？」

「我叫『中央』抓去拾子彈的，餓的跑出來啦！」

「老大爺！你一定很累了，我們就是去打『中央』的，你能再給帶帶路嗎？」

李大爺聽了還半信半疑的問：「你們真是解放軍嗎？」他一面仔細的對着解放軍同志的帽子看了又看說：「對！你們真是解放軍，跟我來！」

李大爺帶着解放軍又翻過了自己剛才爬過的寶貝山，到了山前離敵人只有二里處，他興奮的指着不遠的敵人，對解放軍同志說：「同志！你們就朝南面溝裡打過去。」

## 火綫愛民故事

前綫通訊員

### 一、搶救老大娘

在雪楓（永城）東北敵人包圍圈裏有一個馬莊，全莊都被敵人燒搶盡了。莊上有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大娘，已經餓了幾天，她的腿也被敵人打傷。十二月十九日，她不顧敵人哨兵的逼問，拉開了鹿柴，拚命的奔向解放軍的陣地來。

敵人立刻朝着她打槍，飢餓的老大娘剛跑過一段開闊地，兩腿就軟倒在地上，她再也爬不動了。

某部三營機槍連戰士李永田看見了，着急的叫着：「老大娘！快過來呀，敵人在打您，等着危險呀！」

但是，老大娘沒有回答。李永田就急忙跳出戰壕，不顧危險的沖上去，把他送到了戰壕裏。老大娘甦醒後，戰士們親熱地請她吃了熱飯，並備好了一付担架，把她送到後方的醫院裏。

### 二、雪地的人影

二十四日清早，狂風大雪，十步外就模糊一片。某部四連的陣前，有一個人影在移動。五班副翟玉堂注視着漸漸走近了的人影，一看是一位大娘，一手攜着一個小女孩，另一隻手在抖抖的把一包「東西」放在雪地上。然後，她又艱難地攙着小女孩向這邊走來，並時時停下，回頭看那丟下的一包「東西」，依依不捨。

崔班副看到這情景，立刻爬出戰壕，迎了上去。這時他才看清楚，在地上的正是一個凍僵了的小孩，他馬上就把小孩抱了。一面又扶着大娘回到戰壕裏。

在一堆柴火的週圍，崔班副用棉被包着凍僵了的小孩烤火，大娘摸着小女孩，訴說着她們是怎樣被敵人殘害的：她們在包圍圈裏，每天只能拔些麥苗，和啃着敵人丟掉的馬骨頭充飢。昨天下雪，敵人殺進了地堡，她們才乘機逃了出來。途中大雪紛飛，大娘實在抱不動那孩子，就狠心地把親骨肉摔掉，這就是崔班副抱回來的那個凍僵的孩子。

凍僵的小孩在溫暖的被窩裏漸漸活動了，該連龍連長聞訊也走來，他馬上把大衣脫下給大娘披上。當熱騰騰的早飯送到她們的面前時，大娘流着感激的熱淚說：「一輩子也忘不了救命恩人呀！」

飯後，龍連長要把她們母子三人送到後方去時，那個女孩子問她母親說：「娘！那裡也有飯吃嗎？」母親回答說：「孩子，到了家啦，這都是咱自己的人呀！」

### 三、一封救命信

「同志，快救我！我是徐州的老百姓，被敵人抓來的……」這哽咽不止的叫聲，被解放軍

某部政治指導員王殿金聽到了，他在桑樓西北角的一間空屋中，找到了這個身負重傷的老百姓。那人訴說着：他是徐州西關頭鎮人，門牌六十四號，名叫劉廣殿，今年二十六歲。家裏有父親，名叫劉吉彥，靠賣雜貨過日子。這次被徐州逃敵九軍二五三師抓來挑子彈，兩腿被炸彈炸傷了，敵人又把他的便衣剝去，只給了他一身破爛的單軍衣。王指導員馬上叫人替他把傷口裹上了綁帶，找了一床棉被給蓋上，連夜又把他送到醫院裡。

臨走之前，他要求給他設法送一封信到徐州，王政指立即答應了。當即動員了兩個從敵人陣地上逃回家的老百姓，請他們在徐州務必找到劉廣殿的父親把信交給他。隔了三天，劉廣殿的父親劉吉彥帶着一個夥計和一輛小車來了，王政指立刻安慰了劉大爺，並派專人帶着他到後面醫院裏去找兒子劉廣殿。父子見面後，劉大爺感激得話也不知怎麼說，只是叫着：「同志救了俺兒子……」

#### 四、小女兒回到了家

包圍圈裡的魯老家莊，逃出了一個十多歲的女孩子，她是由另一個全不相識的徐州雜民帶着她出來的。當解放軍某部警衛營三連的哨兵把這女孩子接到壕溝裏時，她滿身溼透，牙關凍得已說不出話了。那位徐州雜民說：「這女孩子一家都沖散了，只有她的奶奶帶着她跑出來，一路上風雪交加，她的奶奶就凍死在路上。」三連的戰士，用掩蔽部裏的乾草把女孩子烤醒過來以後，就揹着她送到了營部的大掩蔽部，在那裏許多人把手伸出來接她，她在同志們的身邊最暖和的地方坐下了。開飯時，孔營長先給她盛了一碗白米飯，她等不得茶和筷子送來，就用手抓飯吃。孔



營長連問她幾次：「你娘呢？」她不答話，直等到把碗裏的飯吃完了，她才說：「上吊死了……」

「小女孩吃下了飯，就出去滑着交通盪亂跑，硬要去找她的奶奶。營部的衛生員又急忙到大雪中把她抱回來，告訴她：老奶奶已經死了。她雖號啕大哭，但已經掉不出一點眼淚。夜裏，營部派人把她背到了團部，正在開會的馬團長，馬上又給她烤火換衣服，並慎重地把這個女孩子交待給團政治主任住的房東劉老大娘照顧。出人意料之奇遇，當那位六十幾歲的劉老大娘，在燈光下仔細看這孩子時，她不禁悲喜交集，原來這女孩子就是她老人家心愛的重外孫女。第二天早上，女孩子的父親聞訊找來了，父女倆說着就抱頭痛哭。一家八口東奔西散，只落下父女倆在解放軍的搭救下才得到重逢。」

# 黃文喜得救

高保幹  
王蒙保

十二月二日中午，徐州逃匪第五軍，經過蕭縣五區大王莊，抓丁、拉糧、搶東西無惡不作。六十四歲的村民黃玉孫，和他的驢子都被拉去了，他的獨子黃文喜，躲在高梁糟裏，也被匪軍端着刺刀搜出來，押着走了。

第二天，匪軍們便迫着黃文喜換軍裝，他拒絕不穿，遭毒打後又被撕碎原來的衣服，又加寒冷侵襲，只得穿上軍衣，補到班裏扛子彈。當天夜晚，又因逃跑未逞，慘受了一頓痛打。

十二月十五日，解放軍大砲轟擊敵人的住村了。槍林彈雨下，黃文喜不幸被炸傷了七八處。他馬上躺下裝死，等他翻過身來一看，站在面前的已是帶着臂章的解放軍。黃文喜像孩子見了媽一樣，一把拉住解放軍同志就訴起苦來。解放軍同志安慰他，並指點一條安全的路叫他回家。他興奮地掙扎着走了四十里，但他終因流血太多，便暈倒在路上。這時，另部解放軍的李寶仁同志看見了，連忙借付小床，把他送到離大王莊一里路的范家屯，因為那裏住着解放軍的一個門診所。

門診所的同志們聽說是遭難的同胞負了傷，就像來了傷員一樣緊張的動起來，細心的給他每個傷口敷藥，包紮好了，還給他注射了一針「破傷風血清」。

33

黃文喜母親，聽說兒子被解救軍救下了，還給治了傷，感激得忙着要去磕頭。當天晚上，便叫她姪子提了兩隻鷄，提着一瓶酒，跑到范家屯，找着門診所硬要張所長收下。張所長堅辭了幾遍，黃大娘才千恩萬謝的拿着禮物回了家。

# 黃教導員請嚮導

知俠

天很黑，風很大，嚮訊員好容易找到了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大爺，黃教導員笑着說：「老大爺，幫送個路吧！」老人滿懷疑懼的略嗽了半天，才說出他是雪楓縣（永城）人，逃難到這裏的：「我是外路人……不能走……，又不認得路……」黃教導員吩咐嚮訊員：「讓老大爺回去休息吧！另找。」好一會，從草堆裏找到一個跛腳的青年人，黃教導員問他東，他不知道東；問他西他不知道西，他只說他腿上有大瘡，不能走；最後他伏在地上，翻滾着一雙白眼說：「我實說，我有羊癩瘋病，要不早就被抓去了。」有的嚮訊員懷疑他是假裝的，但是黃教導員對於遭受了蔣匪摧殘驚嚇的人民，總是和顏悅色的商量着。他又打發年輕人走了，叫嚮訊員再去耐心找。第三次找來一個老大娘，樣子倒很真誠，他說一里半里還可以，叫他帶去的那個莊子的路他可不熟。黃教導員又叫老大娘走了。蔣匪軍撤離固鎮經過這一帶時，燒去了無數的房屋，拉去青年人「帶路」，走不遠就被換上軍裝；現在每當夜晚有部隊過境，家家戶戶連備留守夜的老人們，都提心吊胆的躲藏起來，黃教導員和幾個嚮訊員蹲在草舖邊的油燈下，盤算着怎樣克服這蔣匪軍留給我們的困難，突然有人想起進莊時還看見莊東頭有一個挑水的老大爺，嚮訊員又抱着希望出去了，不久，果然找來了那位挑水的老大爺，可是未走進門就叱呼着：

「我不能走，我的腿壞了……」

「大爺，請你帶到×莊，只幾里路，就叫你回來。」

「我的腿要能走，我就去！」

再和他說時，老大爺竟要賭咒了。黃教導員沉思了一下說：「給你馬騎，可以吧！」

「老大爺奇怪的一怔：「那我可騎不好，沒那個福！」

「我們扶着你上去，給你牽着走！」

對於黃教導員的乾脆回答，老頭想那有這樣好事，又連搖頭：「我真不行呀！」

「不能走，我們用馬再送你回來！」

老大爺沒話說了，半信半疑的呆望着油燈。黃教導員高興的叫通訊員：「快，把洋馬牽過來

！

老大爺被扶上馬，通訊員前面牽着，黃教導員後面跟着，老頭在馬上低聲的說：「那有這樣好的隊伍呀！」

到了目的地，教導員正要叫通訊員牽馬送老大爺回去時，老大爺慌忙上去謝絕說：「別！我能走，我能走……」剛才是我不……」說着，轉身就告別了。他老人家認識了解放軍，在回去的路上是那麼愉快而親切的走着。

## 雙重光榮

張大綱

魯中南沂山担架團民工孫永海，在支邊偉大的淮海大戰中，光榮立了特等功，光榮參加了共產黨。他的可歌可泣事蹟甚多。去年九月濟南戰役時，他即自告奮勇出來抬担架，到前方不久即生了一身十分厲害的疥瘡，勉強完成了兩三次任務，實在支持不下去了，連推就把他送往治療隊休養。當他的疥才好七分光景，又心急的要歸隊服役，但那時濟南戰役已結束，他很後悔地說：「這次趕不上了，等下一次多幹些吧。」可是不幸得很；淮海戰役剛開始時，他住的村幹寫來一封急信，說他的父親病故，喪事已料理，家裏只有三個弟弟兩個妹妹，（最大才十六歲）要他立刻回家。當時領導上也准許他復員，大夥也都勸他回家去看看，但他很理智的說：「俺爹已經死了，回去也沒用，沒有支前要緊。」說罷，他拿起一條從治療隊帶來包瘡的白色細帶，纏在小腿上悲壯的說：「喪事村幹辦理完了，俺是要堅決完成任務後再回家的，這個白布算俺在外邊給爹帶的孝。」感動得有些副復員的民工也不鬧了。

十一月月上旬，他隨軍進入淮海戰區時，天氣已經很寒冷了，他下身只穿着短不過膝的破單褲；上身穿着兩件單褂子，一件破狗皮襖；腳上套一雙夏季的漏空鞋，也沒有襪子；但他的情緒却比穿棉衣的民工更高。他還時常教育其他穿着單褲的民工說：「想想敵人進攻山東的時候吧！現

夢受痛苦算得什麼！比起打仗的同志還差得遠呢。」有一次深夜，連渡沐河等兩條河流時，孫永海的雙腳受寒風冷水的刺割，開了好幾條裂口。腳底又磨了泡。仍一蹩一蹩的走了五十里，路上他還時時督促同拾的民工緊緊跟上隊伍。又一晚上，在津浦路宿蚌段李莊車站以西，他翻過一嶺高山時，滑了一跤，腿跌得皮開血流，連一蹩痛也沒叫，爬起來，拾着担架又行軍。第二天人們發現了他的傷處，叫他別拾了，他却不願離開担架，不願離開負傷的同志。他很愛護傷員，照顧傷員大小便、喝茶，把自己僅有的狗皮給傷員禦寒，走道時注意腳步放穩，使傷員睡得舒服。他爲了行動迅速，睡覺不打開行李。有一次，担架團在宿縣孟莊宿營，半夜裏來了緊急任務，部隊裡來人領担架，他立刻從乾草堆裏跳起來，喊着同拾子的民工跟着先去了，排長還不知道。第二天早晨他已轉運了三次傷員，笑嘻嘻的團來了。十二月二十九日，天上正下着大雪，部隊裏要一些民工去拾運軍用品，孫永海在班裏第一個報名要去，大家都說：「你穿着單褲在家裏暖和好了，讓有棉褲的去吧！」但他不肯少幹一次，堅決爭着去了。無論什麼事情，只要上級分配到：孫永海總是在敵人飛機大砲的轟炸射擊下，他從無畏縮，奮勇當先。他不僅執行任務如此積極堅決，在平時的勞動、紀律、團結等各方面也都是全二連的模範。在九曲佳時他曾一天幫助羣衆刨地瓜二分、推糞八車。戰時也常常助房東挑水、扛高糧。連續行軍中，他體貼炊事員的疲勞，每次總要替炊房帶抬三十斤以上的給養。宿營時當住房不夠時，他讓別人住房子，自己用秫秸塔欄睡覺。因此，連裏沒有一個不讚揚他，敬愛他的。幹部叫他好隊員，民工叫他好弟弟，年老的叫他好孩子，因爲他還是二十一歲的小青年。他的階級覺悟相當高，他是貧農的兒子，十九歲就給人家當僱工，去年五月間才回家過翻身日子，他家在莒沂棋山區葦子溝村。他到担架隊後，一貫

優良的表現，早被連的指導員看重了，經常找他個別談話，他很傾心接受指導員的教育。他於前四個月中，到了豫、皖、蘇等地，親眼看見解放軍爲了老百姓拚命流血，看着担架隊裏的共產黨員都吃苦在前，帶着頭幹，他在這裏更認識了共產黨，他說：「現在共產黨領導大家支前，是要消滅國民黨反動派，保着老百姓過安穩日子。」他舉了一個例子說：「去年受了國民黨的災，今年春荒時要不是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想辦法叫運糧，俺和俺莊的人早就餓死了。」他向指導員要求入黨，全連的黨員和民工都說他够黨員的條件，支部大會上通過了。孫永海同志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河南省雪楓縣（永城）東北張莊，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他入黨後說：「回村後要積極去做黨的工作，帶領羣衆好好生產。」



## 五十九面紅旗那裏來

若 望

渤海一分區担架一團，這次得了華東支前委員會獎予的六面紅旗。在這以前，他們早就抗着五十九面各色各樣的旗幟了，要問這麼多的旗幟那裏來的？民工們指着每一面旗就能說出一個動人的故事：

### 寡婦送的旗子

三營在嘉祥縣高山村駐防的時候，才到莊，只見家家關門閉戶，村民以爲是來了「掃子隊」了，都很害怕。十一連王如林那一班號在一家姓高的寡婦家；但那寡婦却堅決不讓住。民工們好說歹說總算在她的前院住下來，那寡婦還是不高興的噁着嘴；那時候正逢秋收，成熟的莊稼都澇在半尺深的水裏，該班十六個人就打赤腳去給她割高粱穗子，打了捆又給她灑在場上晒着，接着又給她把帶泥的高梁糞從地裏扛回來，一共收割了七畝高粱。那寡婦喜的給他們打酒喝，還備了好幾樣菜，民工們堅決不吃；那寡婦非常奇怪說：「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人？要是雇個人要化十五塊現洋也不跟你們做得扎實。」民工們就給她說：「我們那裏，各個村子對饑寒孤獨都有特別照顧，所以我們出來參加打仗，到一個地方還是要幫助那個地方的孤寡老弱和貧民們。」那寡婦感激

而羨慕的說：「真的嗎？還不是太好了嗎！」

自此以後，那房東對他們就完全不一樣了。本來她是很封建的，可是我們這個民工窮了的時候，她親自端茶給他喝，還趕麵條送到他床前，親切的安慰他叫他不要想家。

她存有一百多斤烟葉，沒人給她賣，民工們說：「你跟我们去趕集，我們給你把煙挑賣。」那寡婦說：「不用我去了，你們給我賣了吧！」她還求他們賣了煙葉再纏點麥子來家。民工們都照辦了，把剩下的一些錢交給她，並且細細的算賬給她聽，她感激的不肯接錢，說：「你們這樣周到，剩下的留給你們抽煙吧！」民工們一個錢也不要。她沒有辦法來表示自己的感謝，看着村裏旁人家給民工贈送旗子，她也就用了一塊紅布，精細的繡了花邊，請人寫了四個字：「感德不忘」。

### 真是一幫奇怪的人

該團駐在嘉祥城西一帶整訓，領導上起先沒佈置幫助羣衆勞動；開始是四營三連在十里鋪幫助房東收割，結果表揚了四營後，各連各營全都爭着給駐村缺乏勞動力的農民幹活。一個村子的所有秋莊稼，本來淹沒在半尺深的水中，村民都愁着沒法子弄，結果三五天完全扛到場上。貧農家沒有牲口打場，民工們就三個五個用繩子拉着軸轆，有一家房東起初把兩間漏了屋頂的房子給民工住，看到民工給自己做了活，一定要他們挪到堂屋去。但民工們不但不挪，而且給房東泥屋苫草，把原來漏了的房子修得很好。房東喜的買酒買肉請他們，並且慚愧的說：「自己以前太瞎了眼，沒有看出你們這樣的善。」民工們沒吃他的酒菜，却忙着給他解釋：「還不能怪你，只怪

蔣介石隊伍害的，叫你們一看見了軍隊頭皮就發麻。我們就是爲了打倒這種姦淫搶掠的隊伍才出來支前的。他是害民，我們是愛民；他是殺人，我們是救人。我們跟他自然不一樣的！」接着這人一句，那人一句的把老解放區的情形講給他聽。

十里舖的磨是民工們給銀的；十里舖許多菜刀和剪刀是民工們給磨的；十里舖的許多屋頂部已經重新泥過；地裏的茶豆、棉花是民工們去拾掇的；菜園裏的菜是民工們種的、澆的；天不明，民工們還到地裏幫助打靛。地裏的活，場上的活做完了，於是就各顯其能，有的就給房東編草籬，有的打繩子；不會手藝的就編起祖來出糞汪；營裏事務處的木工班，給村民修桌椅板凳，掛門，修豬欄，農民說：「道真是一幫能人。」本來他們請個木匠總得管他酒足飯飽，但民工們連茶也不喝一口。不但是能人，而且還是一幫奇怪的人呢！

在民工們離開十里舖的時候，全村送給四營十多面旗子。有的寫着「助我農民」，有的寫着「全民榜樣」或「勞動模範」。在分別的時候，全村村民打鑼敲鼓送行，許多房東都戀戀不捨的送出去很遠。

### 學了好幾種手藝

這次他們走過魯西，還順便教會了魯西農民一些新的生產辦法，比如嘉祥、汶上一帶，農民揚場是用鐵箕往上撒，撒得不高，盛得又不多，還得多一個人把糧盒弄到鐵箕裏，人也吃累。民工們就把渤海的方法教他們：用籠往上揚。揚得高得快。他們的還個方法，雖然仍是幾百年前祖輩流傳，但比起魯西的農民來得高明了一些。

其次魯西新解放區汶上、嘉祥的紡車很笨，輪子的柱子太稀，不結實，中間的軸搖起來不滑溜、不快。木工祖親自給居民做了一些手紡車，中間添了一個轉輪，同時增加輪子上的柱子，並使它比例相等。大娘們個個叫好，說：「毛主席教育的人，心眼都巧！」

民工們在幫助房東拾糞的時候，同時還指教居民如何改造糞汪。有些房東在場活完了以後準備賣牲口，民工們又去給他解釋養牛的好處，並且告訴養了牛少負擔。嘉祥、汶上一帶的人民還從他們那裏學到一個手藝，就是編苕帚。他們過去只會編一頭粗的苕帚，掃的面積不大，又不結實。民工們就給他們編了許多扇面形的苕帚，一邊還把編的辦法教給當地人。

當地農民說了這樣一句話：「一拿起苕帚掃地，就想起了你們！」

## 二 掌櫃

嘉祥縣高山村有一個做小買賣的，名叫高殿升，他的小店賣些烟捲、洋火、醬、油、鹽、茶葉之類。民工們才進莊，他就把門上了鎖走了。因為以前蔣匪會搶過他的小店，他一看忽然來了這麼一幫穿着雜色衣裳的人，每個人抗着一根大棍，好像要到村裏來擡東西，或是打人哩！

民工們在他門口等着他來開門，好進去住。一直等到天黑，高殿升從旁的地方打聽這些人不搶也不打人，怪和平，也就就回來開開了門，讓民工們進去住。

民工們幫助他砍了六畝高粱，一畝穀子。他非常歡喜。有一天他要出去趕集，家裏沒人看家，他就託付民工在小店裏給他代做買賣。民工中有會記賬的，把一天收支寫得一清二楚，高殿升回來交賬，不錯分毫。後來高殿升就索性把小店託付給民工們，自己出去趕了四集。班長董數樓

病了，高殿升包餃子給他吃。民工們臨走的時候，高殿升在自己店裏寫着「藏珠」的匾上，把全班的姓名村莊寫在上頭，說這留作永遠紀念。

該班民工們回憶起這段故事，笑着說：「這次出來支前，還當了一任二掌櫃！」

### 爲民除害

有一面小旗子上寫着「爲民除害」四個字。這旗子引出以下一段故事來：

三營在高山村住着，開頭幾天，村民總是對他們側目而視，惟有一個獍子名叫牛在乾的對民工們有說有笑，十分親熱；教導員就開始研究他。

那獍子好找通訊員攀談，問長問短。當全營幫助村民勞動以後，村民都敢接近我們，並且把實話也告訴我們，才知道他以前是個流氓，給還鄉團和蔣佔時期的聯保辦事處上的人有勾連，並曾給還鄉團存過一枝槍。後來又了解，他所存的槍已經交給新解放以後的區公所了。教導員研究這個人還有爭取的可能，於是派人教育他，給他宣傳寬大政策，把解放區怎麼對付敵僞人員的實際情形，舉例來教育他。牛在乾聽了也有點轉變。

營部住的房東是個老破鞋，那天來了一個人來找房東，要想住下，一看換了營部，拔腿就跑。牛在乾攔着腿來報告：說這個人就是汶上縣的還鄉團中隊長，姓張。可是你們要小心，他帶着一支二把匣子。

民工們就很快的把他逮住了。本村村民有認識他的，說：「這人頃幾天還在前邊莊上殺過人。」附近好幾個莊的村民都很歡喜，民工們把他送到了縣公安局。

在打下濟南以後，民工們又拉到嘉祥以北一帶休息。那裏離上次住過的十里舖還有十多里遠，那天正下着小雨，新區的農民見了民工，有房子也不讓他們住，民工們老老實實的在雨中站着，靜等着愛民小組逐戶去給房東打通思想後才作安排。這時候一個三十多歲的婦女歡歡喜喜的給民工們打招呼，熱情的說：「這不是在十里舖住着的那幫好人嗎？把你們淋成這個樣子！」她親自到各鄰舍家去勸說：「讓他們住吧！咱們這兒有福才攤着他們來這兒住呢！他們是俺娘家人，好得很！」原來她娘家是在十里舖，經她一勸說，很快各戶都帶着笑搶着叫民工們進去住了。民工們在濟南戰役中怪辛苦，本來決定是到這兒來休息兩天；但是民工們還是熱烈的幫助農民幹活；又是那個娘家是十里舖的婦女出的主意，她說：「這幫人不喝酒，不吃烟，送他們紅旗他們就收下。」因此，村民們送了幾面旗子給他們。

### 一碗辣椒和柴票

到了蕭縣張家灣，離火綫只有六里；村民們都跑光了。要做飯，沒有柴火，房東柴火有的是，但房東不在家，怎麼辦呢？後來決定在用柴火以前，把柴火稱一稱，臨走的時候把柴票留下，並叫事務處留下一封信，信上寫着：「不得已用你家的柴火，我們一共燒了若干斤，現在付你若干斤柴票，將來民主政府一定照數還你柴火，或頂應繳的糧草都可等語。他們把柴票和信夾在劈開的穠穠棒上，插在醒目的地方。在另一個班，發現房東家裏還有一碗吃剩的辣椒；隊員們好久沒

吃到菜了，看了不禁體的慌，經連長允許才吃了辣椒，吃完也用一個棒插着二百塊錢留在房東家裏。快出發了，發現從村外回來一個老頭，問一問是本莊人，民工隊就把柴票和吃辣椒的錢交給他，告訴他誰家多少多少斤，叫他一定要還給房東。到了天黑，逃出去的村民有些都回來了，他們在街上聊咕着：有的說丟了糧食了，丟了柴草了。那老頭就把柴票和信舉在頭上，到街上吆喝：「誰家少了柴草的，到俺家裏領柴票，還有一家吃了辣椒的，錢也在這兒呢！」所有少了東西的都來找那老頭，老頭把柴票一份一份交清楚，還找了一個識字的來唸民工們寫的那封信。

## 女担架員李蘭貞

華中新華社

李蘭貞是淮陰張集鄉的一個女担架員，今年三十三歲。她和她的丈夫劉二，是解放軍來了才翻身的。去年蔣匪「掃蕩」，她家一口大肥豬、二十多筲斗（每筲斗七十五斤）花生，全被蔣匪搶光了。李蘭貞一提起這事，心裏恨的要命。去年九月打五里莊要出担架，她說：「丈夫身體不如我，我去可以比丈夫多出力。」從此以後，打漣水、打宿遷、打魚溝要出担架，沒有一次漏掉過她。大家看她能幹，今年七月，村裏選她當了村婦聯主任。淮海戰役的砲聲打響了，十一月十三日李蘭貞和陳鏡進、鄭西高、姜幹、張玉成等五個人，拾起了一付担架，經過了四百里路的行軍，趕到了前線。行軍時，除張玉成還拾得過她外，其餘的三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人都不如她。夜裏四十里路的行軍，姜幹、陳鏡進兩人抬一頭，她一人獨抬一頭，還不要別人換肩。到了駐地，大家都很累，息下就睡覺，她即燒茶、弄飯喂傷員。天麻花亮，她就起來掃地並做飯，趕弄好了，才一個個喊起來吃。她和羣衆關係很密切，晚上在駐地常和羣衆談時事、談土地改革。平時有閒空就幫羣衆幹活，一天他們住在××莊，有一家羣衆的房子壞了，她馬上動員了六個民工去幫助修好。白天有時她還替民工補補縫縫。她不但能照顧民工們生活上的困難，同時還作了鞏固民工的工作，孫偉立在隊裏想開小差，她勸告說：「偉立二哥，我是婦道人，難道你不如我嗎？」



「孫傳立給她一勳，也就安心了。李蘭貞，個個欽佩她，第一回、第二回，都被評爲一等功，第三回被評上了特等功。報上登過她，區裏開會提過她，縣裏表揚過她，全淮陰民工支隊裏人人知道她，全說她是女英雄。她笑笑說：「我還要立更大的功！」

## 鋼鐵担架員朱正章

前線記者

朱正章光榮事蹟全團知曉，鋼鐵担架員的旗幟到處飄。——這是莒南担架團誇獎朱正章的話。濟南戰役時，他就參加了莒南担架團，被選爲二營三連三排的副班長，他常想到自己是五年多黨齡的共產黨員，翻身的農民，又是副班長，事事應當帶頭。濟南戰役中，該團未担任過大任務，他同大家都很着急。淮海戰役開始，敵人一夜幾十里近百里的潰逃，朱正章的右腿正生瘡，瘡口有杏子大，但仍堅持着與其他担架員一樣，緊緊的隨着部隊追趕敵人，到新安鎮南諸葛江時，第一夜轉運醫院傷員，第二、三兩夜轉運前綫傷員，朱正章一手扶拐棍，一面抬担架，每夜往返八十里，一連三夜不休不眠，炊事員朱正寬要替他抬，怎樣也奪不下担架來，指導員胡延琛勸說好一會，才接拾幾里路，又被他搶回去。他對傷員的愛護無微不至，南進途中，便偷偷的用六百元買了二兩白糖，一千二百元買了兩包香煙，準備給傷員吃，轉運傷員途中，餛飩水侍候大小便，燒水點煙，都是常事。某次傷員同志不願吃他的白糖和煙時，他却偷偷的把糖撒在開水裏，不喝不行。並用燒草換來的麥桿草織成草衣蓋在傷員身上防空。傷員同志常被感動的說：「我知道你是莒南縣的，待我比親兄弟還好，我好了多打勝仗多抓俘虜報答你。」

在担架團中，他平日挑水最多，帶鹽最重，盥洗做飯事先量好，以免浪費，有時飯少些，他

慢慢吃，等大家吃好了，才放量吃飽。在崇莊時上級指示要帶緊給養，他自己半夜起來抱着磨麵推磨，做好參班的餅子等着。

天氣冷了，大家帶出來的都是單被，他領導着推豆腐吃豆渣，全班節約菜金一萬元，以解決棉被的困難，但錢不夠買棉花，朱正章就先借出五千元，並說：「能省出菜金來就還我，省不出來回家再說，回家沒有就罷了。」在他推動之下，班裏六人也借出二千五百元，三萬元買了六斤棉花，縫成三條被子，另一民工沒錢也沒被單，朱正章就和他通腿睡。

他經常回駐地羣衆宣傳、幹活，在胡家莊幫羣衆刨花生，在黃土堆一次爲房東割了三畝豆子。

朱正章的名字人人說，個個傳，評功會上得到運輸總站批准爲「鋼鐵担架員」的光榮稱號。團部通報全國表揚，他回答團首長葛政委的慰問信說：「共產黨拉咱成人，解放軍開闢萬里流了多少血，現在又在北方流血犧牲，咱家中得到翻身太平，現在應當報答。」

# 胡大嫂勸夫出民工

周德遜

胡大嫂勸夫出民工的故事，傳遍了全部尖鄉。

×月二十八日，天剛亮，指導員李立華同志，跑得急沖沖的在各家動員民工。胡大羣趕忙對女人說：「指導員在動員民工，怕的要教我去，他來了你說我得傷寒病，不能行動。」說着霎時間啾啾啞啞的裝病起來了。胡大嫂生氣的說：「你老這樣子，不怕醜嗎？」

立華同志早曉得胡大羣的慣脾氣，跑到大眾窗前聽他倆口在吵嘴，接着傳出大眾裝病的啾啞地說：「唉！那個呀？」指導員故意加重語氣的說：「大眾，你要出工哪！不能再向後賴了，大家都對你有意見。」大眾裝着抽氣的說：「指導員，我病了，實實在在的不能起床，不能去。」立華同志和胡大嫂招呼着，匆匆的走了，臨走時，胡大嫂對他說：「今天一定保證他去，你放心吧，不要你們麻煩。」立華邊走邊笑的說着：「看你動員的本事。」

太陽紅上來了，鍋裏山芋蒸得粉爛的，胡大嫂親熱的喊：「大扣爺，立華走了，起來吃早飯吧！」大眾一骨碌的爬起來活活身子，朝女人笑着說：「乖乖，大刀挾屁股——險險呼！」大嫂却正經的說：「扣寶爺，你老不去，到底想什麼心思呢？」大眾馬上氣鼓鼓狠狠的說：「外邊人要我去做民工，你也把我朝外推嗎？」又說：「飛機鳴鳴的，機槍格格的，子彈你有親嗎？」大

嫂又和氣的說：「王家力立了大功回來，他們在外五個月，一根毫毛也不差掉！」又說：「你子爺，我們也要算算陳賬，你忘記了嗎？三年前，家裏什麼也沒有，現在分了十八畝水汪地，收到八十斛秈稻，多快活。」大羣五十歲的爸爸，在旁聽見也給感動了，淌着眼淚說：「過去你果記得，地主『黑二皮』一棍打昏了你，不報仇嗎？」大羣頭一坑，臉一紅，呼啦呼啦的只顧低頭吃山芋，伸伸懶腰說：「去就去，」他腿一蹩，「鞋子呢？」腿一撈，「棉褲呢？」手一撻，「零用錢呢？」層層困難提出來嚇女人，調皮的說：「不是我不去，是沒東西。」胡大嫂臉堆滿了笑，心裏想：「丈夫的腦子裏有些透氣了，」便慢吞吞的說：「只要你去，東西我去想辦法。」大羣諒定他女人是沒法想的。便拍拍心口說：「去去，不去就是耍種。」

天烏黑了，胡大嫂跑到離家幾里路的通洋港婆家，向二舅子借了雙簇新的鞋子，又跟外婆東邊西邊，借了兩萬塊錢，買了七尺黑平布，想套棉褲，又把自己紡織的二斤細紗賣去二萬二千元，準備丈夫做零用，一切準備定當，跑得汗淋淋的回來了。「兩萬兩千元給你做盤費，一雙新鞋子，棉褲一套就好了。」她一樣樣點給丈夫看。

胡大羣受了感動便覺得慚愧了說：「我真的去了，鞋子和錢給你，褲子給仔子做吧！我不纏。」說罷，扛起扁担，邊走邊吩咐胡大嫂說：「扣實看好，水田不能脫水。」一連串的家常話，大嫂一面送丈夫，一面高興的說：「你放心，家裏有我，」一直送到大路口才回來。

旁的民工一個未到，大羣已在集中地點西壩上等了。五十個民工先後來了，大家看着大羣，「噢！大羣打第一砲了，」指導員立華同志，心裡有數，便講給其他民工聽。這時，個個都誇讚胡大嫂。

# 未婚夫妻

華中新華社

華中九分區東南縣敵西區決心鄉裏，有一對沒有結婚的夫妻，女的叫錢秀清，今年二十三歲，做的婦聯主任，家住永濟河邊。男的叫蔣錦齋，今年二十一歲，是個積極份子，家住永濟河東面。

他們二個住的很近，碰頭的機會很多，可是從來沒有說過話，碰見面，不是她面孔一紅，就是他面孔一紅，很快就跑開了。

這次區裏開農代大會，兩人都是代表，會上又碰到了，還是和過去一樣，沒有說話。

這裏黨政委號召參軍，錢秀清心裏想：「沒有解放軍，那有今天翻身當婦聯主任，這次參軍要想動員心腹人去。」算算自己弟弟還小，只有動員他去，但又從來沒有說過話，有點不好意思。

她想了又想，就去請指導員寫一封信給他，她說一句，指導員信上寫一句，信上寫着：「蔣錦齋同志：現在形勢很好，我們青年再出一把勁，勝利就會很快到來，希望你這次光榮去參軍，解放全中國，那時太平平我們再結婚，接信後抽空談談。錢秀清。十二月二十一日。」信寫好了，她又自己名字下面蓋了個指印。然後又請指導員告訴蔣錦齋說：「我們雖小訂的婚，但還

志相同，兩人都是共產黨員，我勸他去參軍有三個保證：第一、我決沒有兩條心。第二、我保證積極工作進步。第三、你家當我自己家一樣來照顧。

蔣錦齋接到信後，想起了去年三月初六被「還鄉團」追到長江邊上，打的半死的情景，應該報名去參軍，但是有點捨不得她。他把信看了又看，想想：信上的話一句不錯，就寫了一封回信：「秀清姊：來信收到，我帶頭參軍已準備好。不過爹娘要拖尾巴，希望你幫助我打通，餉糧你在鄉裏做好全鄉優抗工作，等我全國勝利回來再團圓。弟蔣錦齋，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上午，他倆第一次講話了，錢秀清說：「你有決心去，我有決心照顧你家裏。」蔣錦齋說：「我不但決心去，還保證動員一個好兄弟一起去。」兩個人的面孔比以前幾次還要紅。

# 鄭信勸子參軍

華東新華社

鄭信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勞動渡家的一位莒南勞動英雄，他家現在喂着一頭牛一個驢，種着二十八畝地，過着安安穩穩的莊戶日子。

這些日子他聽到前方的一連串的勝利消息，心裏就高興的了不得，他想，這往下可更得過好日子了。十一月十七日，在全鄉幹部開大會討論擴大武裝的任務，鄭信才想到雖然再有一年左右就可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了，可是打仗總是件不容易的事，要想快些勝利，咱的隊伍就得更多更多。他就在大會上慷慨的說：「要想保住好日子，就要連根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現在勝利已經到了這來了，我的小孩也不小了，我一定動員培榮兒參加咱的隊伍！」

回村後他又想起了：培榮這小孩很拗，動員他他要去不去怎麼辦呢？再說前些日子把大姐送到報社去工作，再叫培榮去，恐怕他媽媽不贊成，他有些發愁了，但是這些困難，並沒有動搖鄭信讓兒參軍的決心。十九號這天，他和培榮鋤牛草時，爺倆個就碰起瓜來了，鄭信說：「上年這時咱叫國民黨逼的跑到外邊還沒回來，現在國民黨眼看就要完蛋啦！聽說咱的軍隊連着拿下了很多的大城市，消滅了這麼多國民黨軍隊；可是要快些勝利，咱的隊伍還得再擴大才行……」培榮說：「我看還得參參軍才行。」鄭信說：「對，參軍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又光榮，對個人進步也快



。是的，我想起來了，你整天想學習，在家也沒個空學，我着你約伙着前邊大藍去幹了吧？」培榮看了他爸爸一眼說：「只要你同意，人家不去我也去。」鄭信一聽很高興，鋤完草後，就去和村幹說：「培榮是沒問題了，就是還有他媽，和他二姐（培英）不知同意不同意？」村幹程見儒說：「這個算我的，我動員她們。」當天晚上全家便都同意了。第二天吃飯的時候，培榮忽然說：「我去參軍別的我不慌掛，就是你年紀這麼大了，俺兩兄弟還小，大姐參加工作了，就怕生產要成問題！」鄭信接着說：「家庭你別掛念，我雖然五十九歲了，幹活小青年還不趕我，還有你二姐，也很能幹，你兩兄弟雖小，也能幹些活了。」他娘就說：「去就去吧，這是個光榮事。」

二十二號的早飯後村裡的男女老少與鄭信全家，打着鑼鼓，呼着口號，把培榮和另外三個新參軍的青年一直送到會場上。